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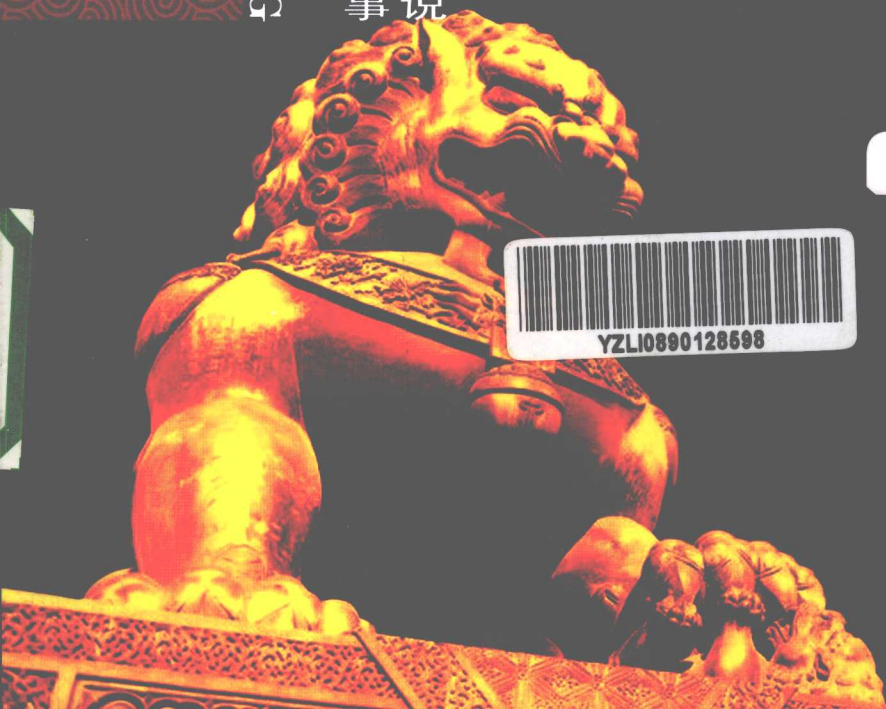
# 事 官 局 长

河南文艺出版社

首部反映机关后勤酸甜苦辣的长篇小说  
一段深触现实官场风雨冷暖的生动故事

SHI GUAN JU 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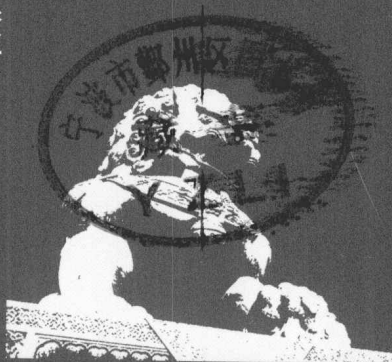
玉  
米  
◎  
著



# 事倍局长

河南文艺出版社

首部反映机关后勤酸甜苦辣的长篇小说  
一段深触现实官场风雨冷暖的生动故事



SHI GUAN JU ZHANG

玉米◎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事管局长/玉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80765-308-0

I. ①事… II. ①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150 号

---

|      |                                                         |
|------|---------------------------------------------------------|
| 出版发行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 本社地址 |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
| 邮政编码 | 450011                                                  |
| 本社网址 | <a href="http://www.hnwybs.cn">http://www.hnwybs.cn</a> |
| 电子信箱 | <a href="mailto:master@hnwybs.cn">master@hnwybs.cn</a>  |
| 售书热线 | 0371-65379196                                           |
| 承印单位 |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 经销单位 | 新华书店                                                    |
| 纸张规格 |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2.5                                                    |
| 字 数  | 195 000                                                 |
|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2.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沙丰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王国伟局长和机关食堂经理谢革命其实是老伙计了。王国伟以前是县沙丰宾馆的总经理，谢革命是副总经理。两人搭帮的时间算起来至少有十年。

王国伟是县沙丰宾馆的元老。县沙丰宾馆原来叫沙丰县招待所，只有十几间小平房，所有人员加起来也就那么十几个人。

王国伟在部队是后勤科长，转业时分配到沙丰县招待所当所长。王国伟一进招待所，看见那一溜红瓦房，院内泥泞不堪，野草丛生，整个一副破败荒凉萧条的样子，他说啥也不来报到。但是县委书记撂下一句话：“想造反是吗？”王国伟吓得乖乖地走马上任了。

那时王国伟才三十啷当岁，年轻身体好，对生活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向往，充满着创业的冲劲儿。所里一有重要接待任务或者有什么重要工作，他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精力照样好，真是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天天泡在招待所，妻子和儿子想见他一面，得到招待所去找他。

由于他的拼命三郎精神，沙丰县招待所变化非常大。虽然沙丰县的经济实力与周边县比是最差的，但沙丰县招待所在几个县里却是最好的。好多地方包括省城一些大宾馆也来向沙丰县招待所学习、取经。

王国伟那时真红呀。特别是1992年，沙丰县招待所更名为沙丰宾馆，耗资五千万建起了高达十二层的宾馆大楼，沙丰宾馆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二星级涉外酒店。沙丰宾馆由一个股级企业单位一下子跃升到正科级事业单位，直属县政府管理。在第二年的县政府换届选举中，王国伟还被列为副县长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清楚那只是个陪衬，但这个陪衬也不简单，不是谁想陪衬就陪衬的。王国伟后来还被市委组织部确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到市委党校学习培训了三个月。

随着干部交流制度的实行，从市直机关下派来的干部和其他县区交流来的副县级干部越来越多，沙丰县办公条件有限，没有其他县所谓的公寓



楼,外来干部住宿就成了问题。这样,外来干部住宾馆就理所当然了。特别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一把手”,虽然县委、县政府大院有他们的办公室,甚至破例还有他们的住室,但县委书记许世东从不在县委大院住。他吃住在宾馆,以宾馆为家,甚至办公时也在宾馆那套专门为他准备的豪华套房618室。

许世东当然愿意住宾馆,沙丰县谁人不知他的最大爱好是搓麻将。他刚来沙丰县时担任的是县长职务,由于老县委书记常在县委大院办公住宿,他不好意思住在宾馆,晚上出去打麻将他从不喊他的司机,玩得太晚了,不定让谁的小车把他送回来。有时遇到打麻将太晚了不凑事儿的话,他还会屈就自己打个面的或者坐三轮车回来。面的或者三轮车是进不了县委大院的,他怕影响不好不想惊动门卫,就翻过一人高的铁栅栏围墙跳进去。

老县委书记调走之后,许世东接任书记。这下,他彻底放开了。他打麻将有一套程序,先喝酒,喝个三五成,头脑最清醒,神经最兴奋,牌运也格外好。打麻将打到午夜,一结束,就洗桑拿浴,洗完澡按摩一个小时。他在县里按摩是不找异性的,主要是顾及影响。他的专用按摩师是一位盲人,只要许世东晚上开始打麻将,这位按摩师就被请来在浴池等候。

县委许书记吃住玩在宾馆,真是天赐良机,这给精明的王国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只要许书记一来宾馆,宾馆的保安立即打电话告诉王国伟,王国伟不管在哪儿、不管正在干什么事,都像奔丧一样匆忙赶来。问问许书记想吃什么饭,做好之后,他和服务员一起亲自把饭菜和许书记爱喝的五粮液送到房间,然后在门外等许书记用餐。吃完饭之后,再小心翼翼地领着服务员把餐具拿走,把房间收拾干净。走时顺便问一句:“许书记,几点开始,都通知谁参加?”

许世东坐在宽大的沙发里,一边剔牙一边悠悠地跷着二郎腿,打个饱嗝说:“老时间,老一班人吧。”

许世东说的老时间是指晚上八点,看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然后看完沙丰县电视台的沙丰新闻节目之后,再开始搓麻将。至于“老一班人”是指他的四个铁哥儿们,一个比一个牛气,人称“四大金刚”。第一个是县公安局局长王得水,因风流成性,人送外号“水局长”,这是许世东的“白道”保镖。第二个是城关镇西街村支书尚二宝。他爷爷那一代弟兄七八个;到他父亲那一代,叔伯兄弟增加到三十多个;到尚二宝这一代,本家兄弟有百十

个,一个西街大队三分之一都是他家的人。在众多兄弟中,尚二宝最为蛮悍有力而且为人机警,理所当然地成为尚家的领头人物。在大家族势力的护卫下,当上了西街村的支书,就更成为跺跺脚县城也要颤三颤的顶事人。在城关镇,没有他摆不平的事,人称“镇关西”,这是许世东的“地头蛇”级黑道保驾护航人。第三个是县里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当地生产火腿肠最有名的企业——龙天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发,人送外号“张屠夫”,这是许世东的民间财神。许世东书记手头缺个私房钱什么的都是通过为这个公司协调贷款,提供优惠政策等途径转道给解决的。第四个是许世东的老乡,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郑一鸣,这是许世东的官方财神,很多开销都是通过开发区土地买卖和工程建设所积累的“小金库”给处理的,反正县里开发区也不正规,是临时机构,财务管理制度也不健全,开发区又有特殊保护政策,有空可钻。

得到许书记的“圣旨”,王国伟不敢怠慢,赶快通知这“四大金刚”到场。然后,王国伟领着服务员到专门为许书记打麻将准备的一个僻静的房间,收拾桌子,泡好茶水,准备好香烟,把烟灰缸擦洗干净,专候许书记一行的光临。

只要许书记不出差,不去市里开会,不是星期天和节假日,王国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围着县委许书记转。这样转的时间长了,许书记对王国伟很信任,大事小事都逐渐交给王国伟去办才放心。包括到外地出差、开会,除了县委办主任方乘龙是贴身随从之外,王国伟也是随从之一。王国伟把他的工作狂精神、吃苦精神、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这个县委许书记身上,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像押赌注一样押在了许书记身上。

当然,王国伟的实干加巧干换来了丰厚的回报。许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有些干部生活奢侈腐化,贪图享乐,在街上饭店吃喝玩乐一条龙,街上饭店门口小车排成排,有那个钱给下岗职工、贫困农民、失学儿童献点儿爱心好不好?有那个钱为沙丰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些贡献好不好?今天会议之后,纪检委牵头,会同组织、监察、报社、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人员检查一下我们的干部八小时之外都在干些什么。要带着摄像机,利用吃饭时间、下班以后,在街上饭店门口、娱乐场所周围多转转看看,看哪些人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在寻欢作乐,这要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廉政之风吹遍沙丰大地。”

会议之后,县纪委迅速行动抓落实。但是,沙丰宾馆却在县纪委的“关



心”之外，因为许书记行动前对纪委书记有交代：“沙丰宾馆是二星级涉外宾馆，那是我们沙丰县的窗口和形象，工作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沙丰宾馆的开放形象不能受一点儿影响。”有许书记的关照，很快，虽然沙丰县大小饭店、娱乐场所生意萧条，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人总不能不吃饭不消费，上边领导来了不能不招待，外县市领导来了不能不管饭。饭要吃，酒要喝，酒足饭饱不能不去歌舞厅潇洒一回，不能不去桑拿浴按摩一回。街上饭店不能去，沙丰宾馆县领导倒没让不去，这沙丰宾馆的生意便火得很哪，让同行嫉妒得要疯要死。许书记的这一招儿不能不让同行们浮想联翩，肯定是王国伟在里边做的手脚。

沙丰宾馆有许书记及其“四大金刚”撑腰，警察不敢进，街上混混儿不敢惹，再加上各乡镇委局头头们的捧场，沙丰宾馆的生意红透沙丰县。

为答谢许书记，王国伟在许书记老母亲生日那天，积极向许书记争取，承办了许老太太八十寿诞的庆祝活动，更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漂亮的一笔。

在许书记老家县城最豪华的黄河大酒店，王国伟把整个酒店包了下来，包括客房和餐饮部、歌厅和桑拿房。许书记明确指示，这次老太太的八十大庆不给任何人打招呼，不发请帖，不收礼。但这也只是说说做做样子而已，其实也正显示出许书记处事的高人一筹。如果他明说了他老母亲要过生日不仅很没水平，让哪个好事儿的人抓住把柄向上级纪检、组织部门告一状，或者上边新闻单位听说了发一篇负面报道那可吃不消，而越是不让人知道越是不让人去其实人们越想去越争着去。沙丰县的那些头头脑脑们，消息灵得很，他们平时有个什么事儿总是互相打电话通气的，一传十，十传百，许老太太要过八十大寿了，很快就成了不是新闻的新闻。沙丰县的大小干部们平时巴结许世东书记愁的是没机会，像这种机会，岂有不好好准备好好表现一番的道理？

许老太太生日那天，黄河大酒店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有的提前两天就到场了，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儿什么忙。当然，来的都是客，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凡来贺喜祝寿的一概当贵客招待。餐厅安排饭，晚上安排住的有房间，晚上想娱乐了，歌厅、桑拿房那是全包下的，随便进。王国伟作为此次大庆的“老总”，作为总负责人，提前半个月就排出来了工作方案，各种接待工作有条不紊。

知道许老太太爱听戏，为了给许老太太助兴，王国伟特意从省城请来了戏剧名角，让许老太太饱一饱眼福。

这天上午,时间已接近十一点的时候,可容纳五百人的宴会大厅里早已是济济一堂,人声鼎沸。许老太太容光焕发地被请上了主席台,两侧各有一名漂亮的姑娘侍候着,垂立左右。

王国伟西装领带,打扮得跟新郎官一样,健步登上讲台。他扶了扶话筒,清了清嗓子,看着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就像对着庄稼地里的一片萝卜,当起了正儿八经的司仪。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王国伟念着事先专门有人写好的主持词,充满感情激动地朗声念道:“春放万花晴献寿,云呈五色晓开樽。觴飞瑶阶来祝仙,瑞霭锦屏长寿人。福星高照满庭庆,寿域光涵万里天。曾祖遐龄樽北海,幼孙祝寿颂南山。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祝贺德高福高登高寿,松青柏青踏青云的许老太太八十寿辰。在此,让我们向前来贺寿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许老太君表示最美好的祝福!”

大厅里各色人等一齐站立,随着王国伟三声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众人一齐弯腰,就像大风刮过麦浪,海水落下波涛。

接着,王国伟按照背得滚瓜烂熟早已润色多遍的主持词,极尽夸张地称颂许老太太,什么品若梅花香彻骨,人如秋水玉为神;为人树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与此同时,并不忘称赞许世东书记为母争光,颇具孝心,堪为人楷模。什么家贫无妨人大志,立志攻读破万卷,才高八斗勤学苦,学富五车襟怀宽。什么早年求学,后担任要职,但百尺竿头未止步,盛名之下更虚心。如今是虚心效竹节,人品如兰馨;德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极尽谀美之词。

最后,杨柳晚风深情酒,鲜花秋木长寿人。众人举杯同庆,仙堂美景添筹算,耄耋高寿耀吉星。祝福许老太太一家福星高照满庭庆,寿诞生辉合家欢;丰衣足食千年寿,子女儿孙福禄绵。

王国伟在前边引导着,许世东书记挨桌给嘉宾们敬酒。王国伟在宾馆干得时间长了,酒场上的功夫很是老到,给来宾们敬酒也是一套一套的:“我代表许书记给各位敬酒,喝了这第一杯是一见如故,一切顺利;第二杯是双方携手,俩好俩好;喝了这第三杯是三阳开泰,三星高照;喝了这第四杯嘛也有讲究,叫做四季发财,四海升平;第五杯是五福临门,五谷丰登;第六杯是六六大顺,六合丰功;第七杯是七巧朝阳,七彩人生;第八杯是八音迭奏,八面威风;第九杯是九天揽月,九色凤鸣;第十杯是十全十美,十分欢



迎。”说的是雅俗共赏，滴水不漏。劝得客人不得不喝，不能不喝，喝了还直说谢谢。

为许老太太体面地办了这次八十大寿，王国伟在许世东书记眼里的分量更重了。沙丰县政界对王国伟更多的是羡慕，羡慕得眼红。

此后的沙丰宾馆在王国伟的带领下，更加开放更加富有开拓精神，事业如日中天。沙丰宾馆各类“大盖帽”不敢进，不仅餐饮部生意红火，桑拿浴也生意火爆。每到华灯初上，附近县城及至管辖沙丰县的东阳市市区的豪华小车纷至沓来，沙丰宾馆成了沙丰县及至东阳市有名的“红灯区”。沙丰宾馆的地下室，则成了地下赌场，昼夜灯火辉煌，喧哗不息。

会来事儿的王国伟以沙丰宾馆为根据地，除了服务好县领导之外，对那些来沙丰宾馆就餐住宿的省市领导也是想方设法拉关系套近乎。只要听说哪位大领导来了，王国伟都要去敬杯酒，加深加深印象。如果领导住在沙丰宾馆，那更好，领导吃过饭之后，王国伟不忘及时到房间里请示领导是否有什么特殊需要。领导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别看有的领导往主席台上一坐人模狗样的，其实，下了主席台，他也是俗人一个，不定谁有什么邪乎脾气不良嗜好呢。有个省委某部门的大领导，王国伟就跟他打得热乎得很。其实，王国伟跟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是吃过一次饭，互相留了个电话，后来大领导直接跟王国伟联系，说不想麻烦县里领导了，不然的话前呼后拥的玩不好，他想约个朋友星期天来散散心。王国伟一接待，当然是喝酒钓鱼洗澡泡妞，王国伟亲自从桑拿中心挑选一等一的小姐，亲自把这位小姐送到大领导的房间，然后亲自坐在楼层的吧台，防备外人出入，以防不测，其实也就是站岗放哨。

省委某部门的这位领导如是来了多次，自然和王国伟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人与人的关系，赌友是经常在一块儿赌博打牌的，嫖友是一块儿嫖过娼的，那才是真正的铁哥儿们，比什么酒友战友同学同乡关系铁多了，那铁得就不是一个层次不是一个概念。

像省委某部门这位领导之类的，王国伟侍候得多了。省城的那些领导们，他们打野食不在省城打，他们是公众人物，经常报纸有名电视有影的，他们不认识人家人家可认识他们，顾及影响，他们就找这些偏远县城，在这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潇洒潇洒，自由自在，找一回当普通人的感觉，发泄发泄作为人的种种恶欲。

王国伟呼风唤雨，跟直接管着他官帽子的县领导关系铁得很，省市也

够得着一些大领导,这些大领导也会在适当时机为王国伟美言几句。大领导说话,那是金口玉言,领导动动嘴,小兵跑断腿,领导说话那是说一句当一万句的。所以,王国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各方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句话:顺得很。



转眼又是一年,许书记调到市农业局当局长了。临走之前约有半年时间,位于新城区的县直机关综合办公中心投入使用,这是一个在全省县一级都数得着大气够得上规模的机关大院。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内,分布着六栋设计新颖、风格不同的办公楼。一进大院,迎面两栋是县委机关综合办公楼和县人大机关综合办公楼;往后排的两栋则是县政府机关综合办公楼和县政协机关综合办公楼;再往后的两栋楼是会议中心和生活服务中心;再往后还有一个小院,拉了一道围墙,有一小门直通其里,有门卫把着,那是从外地调来的县领导的公寓楼。这种总体上对称布局很中式风格给人以端正大方的感觉,而各个办公楼建筑式样的现代气息又使人有开拓创新的味。大院内绿草如茵,鲜花盛开,什么篮球场、网球场、户外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县四大班子机关和县直三十三个局委都在这里集中办公,仅办有出入证的机关干部职工就有一千多人。为了管理好大院,县编办经请示市编办同意,成立了县机关事务管理局,许书记出于对王国伟的安慰和肯定,也出于对王国伟的高度信任,准备提名让王国伟担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兼沙丰宾馆总经理。但王国伟不同意,县人事劳动局局长已经五十岁,年内就该变成协理员了,王国伟想当这个局的局长,许世东书记原则上也同意了。

孰料计划赶不上变化,市委对干部进行局部调整,一纸调令,沙丰县委书记许世东调到市农业局当局长了。这个变动许世东书记提前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得到。

干部调整一般是不提前打招呼的,因为一旦机密泄露出去,现在的人鼻眼都通天,不定这个托关系那个找人情,弄来弄去净是给工作造成被动,到后来反而不可开交。所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书记办公会一开,接着常委会一开,板上钉钉,生米已然作成熟饭,你再去找这个托那个也为时已晚。即使哪位大领导打招呼也好对付,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会议都已经开过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冠冕堂皇就给推回去了。

进入九月份,酷暑刚刚退去,秋天的果实开始成熟的时候,在沙丰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独霸沙丰县头把交椅的许世东终于离开了沙丰县。一时间,沙丰县大街小巷、饭前茶后,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件重大新闻。在沙丰政界,有高兴的,有恐惧的,一人牵动万人心,这都是因为许世东在沙丰县势力太大了,影响太大了,可以说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县长何平,这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看起来很没水平,甚至说活得很窝囊的四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竟出人意料地接替许世东出任沙丰县委书记,与他搭帮的代县长则是市委原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研室主任李春和,一个文质彬彬、据说在市委机关口碑很好而且年仅三十六岁的硕士毕业生。

人们对新书记的能力普遍表示怀疑,因为他什么事都听老书记许世东的,自己一点儿主见都没有。不论开什么会,参加什么活动,只要许世东在场,何平能不讲话就不讲话,即使非讲不可,讲话前何平也总强调一句:“根据许书记的安排,按照许书记的指示。”话讲完了,何平不忘加一句:“我的讲话如果有不妥之处,一切以许书记讲话为准。”有一次,许世东出国考察一个月时间,何平在家主持工作。为了迎接市里环境卫生大检查,不知发什么晕,也可能是许书记出国联系不上,反正何平破例没有向许书记请示,自作主张把临街立面墙都给刷成了像北京故宫围墙一样的赭红色,那可是沙丰县城一片红,倒也很好看很吉庆的样子。何平满以为许书记回来之后会大加赞赏,哪知许世东颇为不满,在迎接许世东回来的路上,许世东只轻轻说了一句:“何平,你看这红色好看吗?我倒觉得黄色更富贵。”

许世东对何平说话从来是不称呼官称的,从来是提名道姓。何平对此倒也认同。今天听许书记这么一说,何平惊出了一身冷汗。许世东话音刚落,何平就立刻电话通知县政府办公室,要求通知沿街各单位,凡是立面墙刷成红色的,迅速组织人员铲除掉,刷成黄色,限各单位一天时间完成任务,明天一早,县领导要亲自检查,哪个单位行动不力,拿官帽是问。

就这么一个唯唯诺诺、见了许世东大气不敢出一声的何平,能当好全县八十万人的领头雁吗?

何平上任后半年时间都不动声色,工作思路还是老一套,人员也没有调整,可以说沙丰县山河依旧。人们抱着不同目的所怀的不同期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薄,一切如常,天还是那个天,水还是那片水。

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国伟是个精明人,别人看不出何平书记有什么新动向,但王国伟感觉到了,那就是何平很少去沙丰宾馆吃饭,更别说是那儿



住了。

这个细小的不同,让王国伟胆战心惊,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小小的变化意蕴深远,沙丰县政坛将有一场不可预测的巨变哪!

许世东书记突然调走,王国伟措手不及,想当县人事劳动局局长的美梦估计将成泡影。王国伟这段时间心情一直不好,还老做噩梦。

王国伟很是后悔,不该得意忘形迷失了方向,不该跟许世东跟得太紧了。虽然自己算不上许世东的红人,比不上“四大金刚”,但至少也属于“许家军”的一员大将吧。

王国伟很是伤心,埋怨自己时运不济,同时感叹宦海莫测。本来许世东书记不仅答应自己年内调整为县人事劳动局局长,而且他还主动提出到明年换届选举时还要把王国伟作为正式副县长候选人上报市委的,离副县长也就一步之遥吧,怎么许书记说走就走呢,一点儿迹象也没有。唉,许书记这人城府真深哪,许书记对他自己的前程肯定是心里有数的,但就是瞒得严哪。王国伟与许世东几乎天天在一起,他愣没发觉这其中的变故。王国伟那时是不顾一切地跟许世东跑,他虽然知道这样做有可能引起别人的不满,特别是可能得罪何平县长,但王国伟也想,即使把何平县长得罪了,等当上了副县长,副县长是市委管的干部,何平县长又奈我何。况且,何平县长见了许书记点头哈腰,根本看不出他与许书记有什么隔阂。再者说,就何平县长那种没主见的样子,市委领导会信任他让他挑起沙丰县一把手的担子吗?

错了,所有的一切都在顷刻之间错了。昔日坚固的高楼大厦说倒塌也只在瞬间,自己的前途一片灰暗。

王国伟不愿就这样坐以待毙,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要努力。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王国伟买了些礼物,到何平书记家里负荆请罪去了。

何平书记家里电视机正响着,王国伟心里一喜,家里有人,便按响了门铃。哪知道停了一会儿,电视机没声音了,门依然紧闭。

王国伟等了一会儿,屋里依然没动静,就下楼去车里等。半个小时后,再上去,何平书记家的电视机又有声音了。王国伟赶忙又是敲门又是按门铃,结果,屋里电视机又没声音了。门依然紧闭。无奈,王国伟就在何平书记家门口拨通了何平书记的手机,王国伟分明听到了何平书记家里有手机铃响声,王国伟知道何平书记就在家中。

“何书记,我是王国伟,我就在你家门口,请你开下门,我想耽误你一会儿时间给你汇报点儿工作。”王国伟在门口大声喊道。

可能是怕对门邻居听到影响不好吧,王国伟的大声喊叫起了作用。何平书记家防盗门里边的那道木门开了个缝儿,楼道里比较暗,王国伟影影绰绰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王国伟知道那是何平书记。

何平书记虽然办事窝窝囊囊,在沙丰县人眼里不像个男子汉,其实,他长的是一表人才,谁见了都不能不称赞真是个好男子。一米八的个子,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皮肤白净,体格魁梧,怎么看也很有县委书记的派头和威风,站在哪儿都不丢沙丰县的人,别说当个县委书记了,就是充个市委书记也不屈材料。不像许世东书记,长得又瘦又小,他出门办事,和司机一块儿下车,不认识的人总是先跟司机握手,总是把他的司机当领导,而把他当做小办事员小跟班小随从从一个。好在许世东书记度量宽,不为这事儿计较,也没有换司机,别人该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他不在乎这个,但沙丰县的人却把这事儿屡屡当做笑料。

“噢,是王国伟吗?你来晚了,回去吧。”“啪!”刚刚打开的门又重重地关上了。

王国伟心一凉,脸“腾”地红了,肚子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啥滋味都有,知道再等也无用了。何平书记话里分明有话,什么“你来晚了”,寓意深刻。王国伟想:我的确来晚了,只有今后更加小心,等着挨刀子吧,艰难的岁月开始喽!

果然,离春节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阳市公安局一纸调令,县公安局局长王得水调到市公安局任治安科科长;东阳市建设银行一纸调令,县建设银行行长郑一鸣调到邻县当行长。刚过春节,元宵节之前,年味还很浓的时候,沙丰县进行了一次涉及二百多人的科局级干部大调整。凡是“许家军”的人纷纷落马,年龄大些的提前变成协理员,年纪轻的由实职变虚职,由重要岗位进入不入流单位,一张纸便把“许家军”拆得七零八落。而何平书记的亲朋好友,以及以前坐冷板凳的一些干部则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宣布干部调整方案那天,天阴沉沉的。连续十几天的暴风雪,地上积雪有一尺多厚,天气非常寒冷。虽然人们都早已知道了人事安排情况,但各乡镇委局的头头们按照县委组织部的通知,还是早早来到了县综合行政中心大院里的会议中心。

外边滴水成冰,十分寒冷,但会议中心暖气供应得十分充足。掌控着



沙丰县生杀大权、经济命脉的各乡镇委局的正职以及本次调整所涉及的科局级干部们陆续进入会场,有的眉飞色舞,有的表情沉重。但是,大家都知道,每次干部调整都是有人哭有人笑,已经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即使这样,干部人事任免方案经县委组织部部长宣读后,会场里还是一片欢笑声,因为这恩怨也太分明了,明显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谁又能奈何呢,因为格局变化了,自己的前途如今掌控在新书记的手里呢。

其实,开会之前,王国伟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动一动了,他王国伟沙丰宾馆总经理的职位没有了,这个位置留给了王国伟一手提拔的心腹大将——沙丰宾馆书记祁瑞芳,由祁瑞芳兼任沙丰宾馆总经理。王国伟则调整到了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这个位置王国伟是不愿意干的,侍候领导多年王国伟侍候烦了,见了人总是低三下四的,王国伟很想到个有实权有执法权的部门当局长,也体会体会管别人罚别人让别人求自己扬眉吐气的滋味儿。

何平书记如此安排,王国伟凭多年的政治经验分析,凭长期在领导身边服务的经历分析,他并不踏实,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何平书记是刀下留人、格外开恩,还是拿木刀杀人,使其慢慢活受罪呢?

王国伟在沙丰宾馆干了那么多年,还是有一定的活动能量的。在县领导这个层次,虽然主要领导发生了变动,但有的副书记跟他关系也很过得去,王国伟从一些领导口中得到了一些信息,他也想过是不是找一找上边领导给说说话,讲讲情,不说提拔重用吧,最起码留任不动也算是重用。但仔细想来,沙丰宾馆总经理这个职务是不能再干了,毕竟沙丰宾馆是个企业,现在正在搞市场经济,“国”字号企业慢慢都要退出历史舞台,像沙丰宾馆,迟早也要改成民营或者股份制企业。与其将来随着企业改制自己退出干部队伍退出政坛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不如现在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借机拔出腿来,何况现任县主要领导明显对沙丰宾馆不感兴趣了,如果再赖在那里不动,时间长了会越来越被动。像沙丰宾馆以前没人敢查,以后保不准各种检查会蜂拥而至,什么治安检查、消防检查、税务检查、卫生检查、锅炉检查等等不一而足,领导如果不支持,那说垮就垮,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再者说,沙丰宾馆以前是沙丰县的“红灯区”,嫖娼赌博样样俱全,真说起事儿来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何平书记这招儿安排也未必对王国伟不利,未尝不是好事。所以,王国伟虽有不快,准确地说是有不舍,但也

服从安排了,也没有找上级领导去说这事儿,更没有找何平书记谈谈有什么想法。

王国伟奋斗了多年,把青春和热血都留给了沙丰宾馆,就这样一个会议一张纸主要领导一句话就使他乖乖离开了,王国伟心里有些酸溜溜的。

下午,县委先是开书记办公会,晚饭后接着开常委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会议进行中,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就在办公室等着,会议一结束,工作人员手忙脚乱,连夜起草任免通知。第二天上午,涉及调整的领导干部以及涉及的有关单位的主要领导都被通知来参加会议,宣布了县委文件讲了几条组织纪律之后,涉及调整的领导干部主动找所在单位的领导报到,接着便分头请客喝酒。当然,有的是迎接,有的是送行,有的是祝贺,有的是安慰。县城里的大小饭店个个爆满,有的嫌县城饭店太招眼,有的嫌县城饭店不够档次,干脆开小汽车直奔东阳市。有人戏言,调整一次干部最起码要浪费一卡车酒。



宣布王国伟担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这天，王国伟谢绝了沙丰宾馆新任经理祁瑞芳的送别宴，推托等忙过这段时间再说；也没有答应现在暂时主持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任胜的欢迎酒，而是破例回家吃了一回饭，毕竟不管宾馆的事了，相对轻松一回吧。

王国伟家里没什么人。父母在老家务农，王国伟曾试图把二老接到县城享享福，但二老在老家待惯了，在县城享清福反而不习惯。来了没几天，不是这个头痛就是那个浑身不舒服，王国伟无奈之下又把他们送回了老家。王国伟有一个儿子，送到省城读高中了，家里只剩下爱人刘芳一人。由于王国伟经常不在家，他爱人一个人在家闲着没事干，开始学习弹电子琴，而且经常去找一些老头老婆们学习扭秧歌。王国伟今天回家吃饭，刘芳很是稀奇：“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咋想起回家吃饭了？”王国伟不爱在家里说工作上的事，但是今天工作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觉得不跟爱人说一下也说不过去，便轻描淡写地说：“不让在宾馆干了，去县委大院当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了。”

“啥呀？你咋去干这活儿呢？这不是一个臭泔水缸吗？哎呀，你以后敢情等着受气了。”刘芳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当过官，但是她在财政局上班，上班时间长了，对单位里的曲里拐弯的事也略知一二，一听王国伟工作这样变动，便很为他担心。

“我有啥办法呢，身在官场，官差不由人哪。”

“要不，你去找找咱三叔咨询咨询？”

王国伟的三叔其实是刘芳的三叔，名叫刘德厚，曾经当过县委组织部的副部长。王国伟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县招待所，后来经人介绍跟刘芳相爱，跟刘芳结婚，这么多年来，王国伟工作上一路顺风，这里边固然不排除王国伟确实脑子灵活有办法有魄力。但一个人再有本事，如果没有高人给你指路，给你介绍关系，给你暗中助力，你是无论如何不会顺利进步的。刘德厚就是王国伟身后的“高人”。